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〇六回 報恩德麻雀再鳴冤 察形跡和尚真倒運

話說施公在轎內命隨從人等，抬著轎子，跟那麻雀前行。忽聽施公在轎內喊道：「爾等將路上那五個和尚拿來，不准放走一個，全帶回衙門聽審。」差役聞言，一聲答應，即將頭一掉，果見路旁有五個和尚，若有躲避之意，那種顏色甚為侷促。

差役一見，一齊動手，立刻將那五個和尚一齊拿了。施公見捉住了五個和尚，就命打道回衙。你道施公為何捉這五個和尚？

只因他坐在轎內看得清楚：那五隻麻雀兒在前時飛時止，忽然飛到此處，便歇在和尚站的那裡，喳喳的叫了幾聲。施公便閃眼一看，忽見那五個和尚，皆穿著一色簇新的緇衣，就如麻雀兒身上羽毛一般。因此施公頓然省悟。又見那五個和尚，面貌頗非善類，所以才命人捉拿。

一會兒到了衙門，當即吩咐差役，將和尚好生看管，聽候午堂嚴訊。施公下轎，進入書房，更衣已畢，便將計全等人傳來，告知他五個和尚的光景。因道：「諸位賢弟，你們大家看，這五個和尚內中有什麼緣故？」計全道：「參將等不敢妄議。」

施公道：「現在外面，你們何不前去看看，以便大家商議定了，好升堂審問。」計全答應，隨即出外來到班房內，將那五個和尚詳視一番，復進入書房。施公問道：「諸位賢弟，看見過了，究竟那和尚有無形跡可疑之處？」計全道：「在參將看來，恐怕不盡是和尚。」施公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計全道：「如此說，內有一個和尚甚覺可疑，有類女流的氣概。」施公道：「本部堂在先初見時，尚未曾詳視出來，及至帶回衙門，沿途見他們步履，內有一個甚非男子的步法。今賢弟所云，實在所見略同。」

但不知這和尚中，何以又雜人尼姑一人，甚是不解。難道是僧尼通姦不成！計全道：「大人的明鑒，參將還有一事可疑，何以那五個人，皆穿著一色簇新的緇衣？顯便新近改妝，使人不能識破。少時大人升堂審問，參將卻有個愚見。」說至此，便走進一步，低聲說道，「可如此如此，即可分別出來，立判真假了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」施公聽罷，擦鬚微笑道：「所見甚是。本部堂隨機應變便了。」

不一會，施公便命升堂。外面也傳出伺候，書差衙役均已齊集。此時街坊上的人皆已知道，都說：「這五個和尚既未闖禍，又未犯法，何以施大人將他們捉去審問？我們倒要前去看看，單看施大人何以審法，審出什麼案情來，我們也可以見識見識。」因此隨聲附和，紛紛而來。偌大的一庭大堂，竟被那六街三市的閒人擠得全無隙地。當由差役彈壓，手裡拿著刑杖，向兩邊亂紮，好容易分在兩旁，站立下來，中間讓出一條甬道。

正在紛紛擾擾，眾口喧嘩，忽聽閣子後頭響一聲，從差役起以至閒雜人等，無不肅然起敬，鵠立兩旁，屏氣斂容，聽候施公升堂。又見暖閣門開，施公從內裡一跼一跛走了出來。當下差役即齊呼威，喊堂已畢。施公已升了公座，當將硃筆標了提刑牌下，著人去提和尚。

差役答應，不一刻立將那五個和尚一齊提到，當堂跪下，五個人齊磕了頭。施公便指著那中間灰面的，問道：「你喚什麼名字？」那和尚道：「僧人喚作悟空。」施公又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氏，俗家姓誰？」悟空道：「僧人是桃源縣人，俗家姓郎。」施公問道：「出家幾年了？」悟空道：「僧人出家兩年。」施公道：「你為何事出家？」悟空道：「只因看破世情，向空門中尋些樂趣。」施公道：「你在哪裡剃度？」悟空道：「在京口金山寺剃度。」施公道：「你受過戒麼？」悟空道：「還不曾受戒，此時正從金山告假，前往五台山受戒，走此經過，便到俗家省視父母，然後再行北上，去受三衣鉢，具頂禮皈依。」

施公聽他說話，甚是不俗。因又問道：「爾曾讀過書麼？」悟空道：「僧人也曾讀書，但涉獵不精，粗識之乎而已。」施公問罷，又向上首那淡黃色面皮一個問道：「爾喚什麼名字，哪裡人氏，俗家姓誰？」那一個道：「僧人名喚悟性，也是桃源縣人氏，俗家姓黃。」施公道：「你又為何事出家？」悟性道：「也因為看破世情，因此一齊在金山與悟空削髮。」施公又問下首那粉紅面皮的一個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，俗家姓誰，哪裡人氏？」那和尚道：「姓李。」施公聽說姓李，即便留神，因為李盛氏一案。又聽他說道：「名喚悟色，也是桃源縣人氏。」

悟性與我家鄰居，隔有五六家。我也因看破世情，與他一齊往金山寺削髮。」施公聽他所說的話不甚圓轉，因望下追問道：「爾俗家尚有何人？」悟色道：「俗家並無多人，尚有一個母親。」施公道：「你為什麼不在家中侍奉老母，卻去削髮為尼的？」施公有意錯說一句「為尼」，即從此看他的顏色。哪知那悟色一聽此言，登時臉色變了顏色。而施公看得清楚，便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爾往下講來，為什麼削髮為尼？」只見悟色已嚇得說不出話來，勉強答道：「大人怎麼說我是削髮為尼，這話可不奇怪？」施公一面聽他說，一面又去看悟性、悟空，及那兩個顏色。但見悟性、悟空神色不定，又想悟色說話的光景，早看出有五六分姦情來。因又向悟色說道：「爾說不是女尼，本部堂細看你相貌，微察你聲音，無一非女人形體。本部堂在先就看出來了，因此才叫人將爾等拿來，爾尚敢狡辯！」

這一番話，只問得悟色面如土色，不敢聲張。施公道：「爾為什麼不開口，難道本部堂說的話不是麼？」悟色正要勉強辯駁，只見悟性在下面稟道：「大人可不要錯疑惑了，僧人與悟色既係鄰居，又係同志，實係不是女流，尚求明鑒。」施公道：「若非同志，焉得僧尼同行？本部堂明鏡高懸，爾可代他狡辯。本部堂少停一刻，給爾個憑據，究竟是僧是尼，那時爾才無得抵賴。」

說著又去問那兩個和尚，道：「你這兩個叫什麼名字，是哪裡人氏，俗家姓誰？與他三個人想也是一齊削髮的了。」這一個道：「僧人名喚覺慧。」那個道：「僧人名喚了凡，均是壽州人氏。出家五年，尚未受戒。今年聞說北五台放戒，僧人前去受戒，走此經過，遇這三位師兄，約同一齊前去。僧人萬不敢為非，務求大人超豁。」施公聽罷，見這兩個和尚，卻非悟性、悟空那種酒肉氣象見於形色，因道：「你們兩個，不是與他三個一齊削髮的？」覺慧、了凡齊說道：「僧人實在不是與他三人一齊削髮。而況從前並不相識，還是前月在此地客棧內遇見，說起來才與他們三個人相熟的。」施公道：「你既要往北五台受戒，為何不去呢？」覺慧道：「僧人本即要前往，因悟性、悟空說之至再，要結伴同行，又道：『放戒日期尚早，我等還有件事尚未清楚。稍等半月，將事辦畢，即與你同去了。』當時僧人就說道：『我等盤川不敷，未經受戒，沿途又不能掛單，等到你們何時呢？』悟性、悟空又道：『你二人不必著急，盤川不足，自是我等資助，何足為慮。』因此就耽擱下來。」

施公道：「你既與他們不是一起，所穿衣服，又何與他們三人一色簇新呢？」覺慧道：「這兩件新緇衣，也是悟空做給的。」施公聽罷，也不往下再問，即傳官媒立刻到堂論話。

畢竟傳官媒為何因，且看下回分解。